

也读过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发现同一件事，因为不同的角度，会有不同的答案。

心中有光，有积极的态度，即使只有一颗葡萄，也仿佛会是一整片葡萄园。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，至“潮新闻”→潮客→潮圈→晚潮。

## 小毛小病与我的江湖纠纷

□ 湛群芳

常听朋友感慨“新冠之后，身体结节好像多了很多”。

我这个“老中医”立马出诊：“其实，更多的是跟岁月有关。我们年纪越大，小毛小病就越多，结节、囊肿、肿瘤、过敏、斑块……”每个词似乎都能在人体江湖找到新巢。

人有一种坏习惯，常常牢记倒霉，往往忘记走运，实在有些不厚道，而我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。我所能记住的，更多的是与我纷纷扰扰的小毛小病，并且与它们数次交手后的日常安稳相处。

过敏性鼻炎就是我在做了妈妈之后，某一天突然窜出来跟我纠缠不清的小毛病。从最初的“恨”到而今的“淡然处之”，是经历了大大小小近20年的战斗。剧烈喷嚏据说能达到十二级台风的威力，不管是不是危言耸听，发作时候，至少我生不如死的感觉的确会有。一直梦想当作家的女儿，因为我居然要当医生！她四年级时获得杭州市一等奖的一篇文章如此记述：“假如实现了梦想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治病，帮她摆脱鼻炎这个让人头痛的小恶魔，让她的脸恢复到如初的美丽。对于付不起钱的病人，我打算免费为他们医治，使得他们在摆脱疾病困扰的同时也摆脱金钱的困扰。”

我是在一步步抗病过程中默默地懂得满足的！抗过敏药、中成药、鼻炎药、中医专家门诊、冬病夏治……都尝试过，收效甚微。最终能让我小心谨慎坚持做的就是每天喝热茶，口罩围中随身带，不吃或少吃冰冷食物，八段锦太极拳动起来，久久功小小有效，过敏频次也减少了。欣喜之余，过来人无情地告知：“到60岁，你的过敏就会慢慢减弱消失了，等着吧。”岁月无情亦有情啊！总之，我不再揪心了！

所有的小毛小病总是这样，猝不及防地来拜访，莫名其妙地逗留，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法国人说“生命是一次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的冒险”。因此，我们都还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“更”字。看过《我与地坛》的人都知道，史铁生的一生都在与疾病作斗争，他说：“我的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写点东西”。他教会每一位与他灵魂相遇的读者：“生病是一种状态，它让我们学会聆听、学会感悟。在病隙中，我们发现生活的美好往往就藏在破碎的瞬间。”

可是，你我皆凡人，偏偏容易埋在自己小毛小病故事里，暗无天日地焦虑和烦恼。

再后来某个秋天，我照镜子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发，然后就开始矫情地黯然神伤起来，总担心“白

发苍苍”这个不速之客。快十年过去了，我那天然的黄毛柔发反倒弥足珍贵起来，丝毫不逊色于别人的染烫，也懂了“凡尔赛”的内涵。

再后来，霉运又找到我。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反复充血，红肿，发炎。发作时，痛苦丝毫不亚于过敏性鼻炎。而且，双眼左右轮流找我，保持了江湖大哥二哥的义气。起初，我以为是用眼过度所致，主动调整电脑高度，保持眼睛休息，常滴润眼药水，同时，我锲而不舍地追查真凶。从校医院，到同德医院，再到邵逸夫大专家，最终揪出了病毒这个元凶。起初释然，随即惶然，是从一个困难转到了另一个困难，因为没有直接的有效药，每次发作时得用激素类眼药水，长期使用也会有并发白内障风险。于是在医生建议下，开始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，每天吃药成了我的常态，好在，发作频次显著稀疏了。

因眼疾困扰，感觉看东西模糊，总觉得近视加剧了，赶紧去配了新眼镜，看东西雾里看花程度一年比一年加剧。终究是不肯去面对“老花”这个跟岁月紧密相关的问题，甚至一开始觉得很难接受，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读到了张艾嘉的一篇文章，从发现老花到接受老花的那种人生态度一下子击中了我。岁月能把皱纹缝成一朵花，也能把生活绘成一幅画。“每一个年代必有它的磨练。我们学习找方法和变化共存，与自己和解，和他人相处。生命是沉重的，但到了某个时候终于明白了是可以轻描淡写的。”（张艾嘉《轻描淡写》）而今我经常自嘲“远的看不清，近的也看不清，算半个瞎子了”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人终将会老去。只不过每天锻炼、读书、写字已经成为我的标配，我有我的美丽新世界！

生活递给我们的烦恼，有可能是来自生命的警示。没有释怀，是岁月和心境冲淡了一切。

有位朋友发圈说：“当妈第一年，老母亲我的书架上是《孩子，你慢慢来》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《正面管教》。随后，我又逐渐为自己添置了《论持久战》《心脏病的预防和治疗》《高血压降压宝典》，如今这些书我都不需要了，一本《活着》足矣！”这是明晃晃地犀利地剖析了“我们”啊。

我们每个人与小毛小病的江湖恩怨，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身来化解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，所不同的是，爬上白发和皱纹的过来人总喜欢自觉不自觉地要“病人之病，忧人之忧”，恰如我这篇絮叨。

秋天到了，奶茶好喝，可不要贪杯哦！

## 鸟口夺食

□ 孙苗

七年前搬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，与之前房子的变化是多了个屋顶花园，对花园各种预设的想象很是让人心情澎湃啊，还没入住前早早地为花园做了N种规划。

可是考虑到一些植物根系对防漏层的破坏性，先生建议我不要种植那些根系发达的植物，远大的理想屈服于现实，除了种上几朵易活的小花，裸露的土壤都被先生铺上了草坪。

忽一日，家里淘汰了一个木质的泡脚盆，在准备拿去丢弃时心念一转觉得可以利用起来。遂上网淘来一株葡萄老桩，心想既然实现不了花园梦那就来个果园梦吧。

是的，在我等待那棵葡萄苗的到来时，内心已经在想象葡萄藤爬满架子的蓬勃景象了。为什么想到买葡萄苗呢，是因为小时候居住的是农村里那种比较常见的土房子，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，在泡桐树和柚子树之间长出了一株葡萄。也不知是父母特意种下还是鸟儿携来的种子，我们在几株树杆间缠绕了稻秆搓成的绳子，葡萄藤就沿着绳子不断攀爬，郁郁葱葱。记忆中也长过几串青葡萄，但总是在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我们摘了尝鲜果腹。

收到葡萄老桩栽下的初期，也可谓是细心呵护精心料理，眼见着冒芽抽蕊，开始长藤蔓时往木盆里插了几根细竹竿，方便它爬藤。我已经想象着会有一日葡萄藤能爬上门口的那个不锈钢架子，纵然不是摇着蒲扇坐着椅子乘凉吧，总也可以在葡萄架下夫妻对饮喝茶品茗。可还是那句话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，总是会有些时候忘记上楼浇水，或者偶有几日全家外出而天气却是烈日当头，所以有那么几次葡萄藤是在病恹恹的情况下充分浇水才抢救回来的，这就好比一个濒死的人被抢救回来部分功能却丧失了一样，葡萄藤勉强活着，但从未结果。当然藤也是小得可怜，只是弱不禁风地攀附在那几根细竹竿上，爬上架子是万万不能的。

这株葡萄就这样，时而被重视，时而被忽略，死不死活不活地长着。忽然有一日，结出了两三串黄豆大小的青葡萄，急忙惊喜地唤来先生观看，他也是急忙拍照报喜般地发给远在省城的女儿。女儿也是很扫兴极其配合地发来羡慕的表情，仿佛羡慕我们已经在吃葡萄似的。

是的，我们似乎已经想象并回味葡萄的美味了。那几日浇水也特别勤快。结果在某一天，打开门，听到轰的一声，看到两只鸟笨拙地飞走的同时，藤上的小葡萄已经所剩无几，两三串变成只剩两三粒了。我们忘记了果子的天敌是鸟，压根就没想着要防范。喜悦了没几天，期待就破灭了。

那么就期待来年吧。自从先生知道葡萄藤已经会结果子了以后，他开始重视起来了。他说旧的木桶已经有些开裂，他准备给它移一下盆，以便它更好地生长。想完也是立马行动，琢磨了一下尺寸之后就网购了一个花箱，把那株葡萄移到了更加方便浇水的鱼池旁。

自那之后，先生似乎就接管了葡萄的护理，每次都是他在精心观察长势。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今年的藤上结出了五六串果子，眼见着葡萄粒子慢慢变大，他也开始考虑鸟儿啄食的问题，一直跟我商量该怎样防鸟：拉网吧不是很方便，后来决定套袋，他用的是很土的方法，就是拿了几只塑料袋，用打孔机打出几个洞，美其名曰透气，每一串都用袋子包了起来。多日之后发现，葡萄变色了，不再是绿色了，而是某种病态般的褐色，看来套袋是不行的，可能影响光合作用了。想到这，先生连夜去摘掉了袋子，他说我们明天再用别的方法来防鸟吧。

第二天，又是在开门的同时，轰的一声吓走了两只鸟，再看，藤上的葡萄颗粒不剩了，保护了好一阵子的果子稍一疏忽依然落入了鸟口。先生沮丧地发消息跟女儿吐槽抱怨，说辛辛苦苦力气白费了。随后他坚定地跟我说，看来明年我们一定要用网来拦鸟了。

几日前，我们开车经过本地的葡萄产地，看着公路两边成片的葡萄园上都拉着网，先生笃定地说，你看，就是要这样用网拦住才可以，我们明年也这么弄。

我想，如果一个陌生人听到他这样说，可能以为我们也是有成片葡萄园的农场主吧。可是，我们却只有一株葡萄苗啊。

# 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，我来发



看好文，写好文，来这里